



2

何锐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当代文学的饕餮盛宴

中国短篇小说100家

何锐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当代文学的饕餮盛宴

# 中国短篇小说100家 **2**



# 浮生记

## 艾玛

“请看在打谷的份上……”

新米坐在毛屠夫的火塘边，听到姆妈用恳求的语气跟屠夫说话，就把头低下去。姆妈以前都不用眼睛看毛屠夫，新米这还是头一次听到姆妈对他说话。

毛屠夫是新米的爸爸打谷的同庚，人人都知道他们曾在后山的一树野桃花下撮土盟誓，要做一辈子生死不离的好兄弟。毛屠夫对别人冷淡得很，却独独对打谷好。新米小时候不只一次听到大伯栽秧劝阻打谷与毛屠夫来往。

这鸟人，邪性！栽秧说。

打谷红着脸低了头，一声不吭，却照旧隔三差五和毛屠夫一起喝苞谷烧——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毛屠夫的火塘里烧的是一整棵的栎树根，劲大得很，烤得新米的脸红红地发烫。屠夫的女人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用火钳在柴火上烧

艾玛，女，本名杨群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签约作家。现居青岛。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白日梦》、《浮生记》。曾获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

清水粑粑。新米低着头，看见白玉般的粑粑被柴火燎起一个个小泡泡，泡泡迅速地瘪下去，变成焦黄的斑点。粑粑身上遍布这样的斑点时，屠夫的女人把火钳松开，让它落在新米面前的柴灰里。

新米，吃！屠夫的女人说。

清水粑粑是姆妈带来的。立秋前种下的糯米和粳米，打下来后晒干，用筛子筛出完整的米粒，三升糯七升粳，蒸熟捣匀，费了一番心力做成的粑粑，一直养在半人高的绘有蟠龙的清水坛子里。在煤矿里当掘进工的打谷，歇班在家的時候把衣袖卷得高高的，在门前的稻场里喜滋滋地捣米浆。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吃上几个，就在入冬后的一个下午被埋在了屋后的土坡上。他在新米爷爷长满蒿草的坟墓旁占了块同样大小的地方。

火塘的铁支架上坐着一只乌黑的铝锅，里面煮着猪大肠和白菜苔。毛屠夫就着锅里的菜喝着苞谷烧。柴火和苞谷烧都养人，毛屠夫的脸像块绸布似的又红又亮。

新米不是可以顶班去煤矿里么？毛屠夫喷着酒气说。他始终没有看姆妈一眼。

姆妈从柴灰里捡起一个烧好的粑粑，拍掉粑粑上的灰，把粑粑一分为二，递给毛屠夫的两个女儿。那个大点的女孩子比新米小两三岁，像屠夫的女人那样不苟言笑。小女长着一张毛屠夫那样的肥肥的圆脸，因为还小，看上去就有几分天真可爱。她们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挤挤挨挨地坐在火塘边，隔着乌黑的铝锅和带着劈啪火星的青烟偷看红着脸的俊秀的新米。

姆妈把手伸到毛屠夫大女的头上，慢条斯理地地理她的打结的头发。姆妈说，田家已有两辈人死在煤块下了，栽秧那一房我管不了，我的新米，尿尿我也不许他朝着煤矿的方向。

姆妈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纸包，放到她带来的一篮子清水粑粑上去。姆妈说新米十六了，脚长手长的，好力气就在后头——你要是同意新

米给你磕两个头，这钱就是新米孝敬的苞谷烧。

毛屠夫把身子后仰，打着酒嗝醉眼看一直低着头的新米。新米长得着实像打谷那个鬼。

毛屠夫的语气温和下来，说这几天都有活做，吃过早饭过来挑家伙。

新米跟毛屠夫学杀猪的事很快传开了。新米的伯伯栽秧让儿子新莽给新米拎来一双崭新的高筒水鞋。新莽跟新米一样在右臂上缠着打谷的黑纱，他和新米蹲在新米家门前的枣树下说话。

新莽说：“……听说同庚叔给小四家杀年猪的时候手抖了。”

新米说：“活还是做得很好的，血放得很干净。”

小四家杀猪的时候，新米也曾过去帮忙。毛屠夫手持抓钩，和小四的大哥一起跳进猪圈里。毛屠夫跳进猪圈时，正好踩在一滩猪粪上，他差点摔一跤。看热闹的人哗地笑起来。毛屠夫没有笑，他示意小四的大哥揪住猪尾往上提，猪后腿刚一离地，毛屠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将猪头夹在腋下，揪住一只猪耳猛力往后扯，猪头后仰嘴被迫张开，它还未来得及哼一声，毛屠夫手中的抓钩已牢牢钩住了猪的上腭。整个动作干净利落，博得了满堂喝彩。毛屠夫把抓钩的一端勾在一根手指上，慢慢悠悠从敞开的猪圈里走出来，那头猪就跟条上了钩的鱼似的，嘴里咬着抓钩乖乖地跟在他后边。几个小伙子一拥而上，合力将猪抬到案板上捆好。新米从樟木刀架上抽出杀猪刀递给毛屠夫，毛屠夫并没有马上接，他把手扣在肚子上，面无表情地端详那猪。后来毛屠夫把刀子捅进猪心窝里后，动作上有轻微的停留与迟疑，让新米感觉到了他一刹那间的不同往日的异常。小四的爹端着盛着一些盐水的木盆站在猪脸前，看到这一幕脸一下就拉了下来。活做完后，小四的爹没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杀猪饭，只是照例把一段猪大肠和一页猪肝用草绳捆了，挂在刀架上，包着十元钱的红纸包没有放进冲洗干净的腰盆里，而是搁到了案板上。

新米问新莽，你年后去煤矿上班？

新莽没有吭声，他随手捡起一根小木棍在地上画来画去。新莽读到高中毕业，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所以这书就跟白读了一样，他只有和小学也没读完的小四一起去砖厂打工。他没有小四有力气，干得还没有小四好。

新莽在地上画了半天，说新米你什么时候后悔了，跟哥吱一声。

在煤矿干一个月就可以赚到上千元钱，命大干到退休的话，老了以后就能光拿钱不干活呢。新莽总觉得自己像是占了新米的便宜。煤矿里好几千工人，有很多人活到头发雪白，日日坐在矿区的小花园里含饴弄孙……新莽不相信田家的运气总是那么坏。再说了，跟活一个人比起来，有时候死个人反倒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呢。

新米听到新莽的话，摇摇头站起来，用力而准确地把一块小石子扔到稻场下的稻田里去。冬天的稻田像饥饿的嘴一样空空地张开，小石子落到这空里，连声响也没让人听到一个。新米摇头不是不相信新莽，新米知道新莽是可以为兄弟舍命的人。打谷在的时候，新米时常带着妹妹新叶到煤矿里去玩。他们都喜欢吃煤矿食堂蒸的钵子饭，夏天食堂还卖三毛钱一杯的冰酸梅汁，冬天有热水澡堂，洗澡的时候一点也不冷，每个洗完澡的人都像刚褪完毛的猪，浑身被热气焖成粉红。不过现在的新米，只要想到打谷最后的样子，他宁愿把煤矿的诸多好处统统都忘掉。打谷在的时候，有许多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会让人胸口疼……姆妈出去打猪草回来，一边把满满一篮子猪草抵在稻场边的枣树上歇息，一边笑吟吟地看打谷捣米浆。打谷当着孩子们的面埋怨姆妈，说死婆娘，老毛喊我去喝苞谷烧，还有辣椒炖猪大肠，你偏要我在这里捣米浆。不知道为什么，打谷面上有些恼，但他的语气听上去却是喜滋滋的，仿佛比喝了苞谷烧还畅快。姆妈亦很麻利地回答打谷：“哦呵，我又没有拴住你，你的腿未必是两条桌子腿？要不就是两条蛤蟆腿，你想吃的不是猪大肠，只怕是天鹅肉。”新米和新叶就一起笑起来。

新莽把手中的木棍也用力扔到稻田里去，说哪天轮到外婆杀猪，你喊我一声。新莽所说的外婆，是新米和新叶的外婆，新莽还没有出生，他自己的外婆就死了，从小他就和新米新叶共了一个外婆。他们都喜欢外婆屋里的一张带踏板的雕花坨床，小时候的新莽和新米，并头挤在外婆那张杉木坨床上做过数不清的好梦。年初新莽去砖厂打工前，特地陪着新米去乡场上给外婆捉了一只小白猪，两人用麻袋装了“小白”，轮番拎到外婆家。外婆往新莽新米口袋里塞煮鸡蛋和米花糖。外婆说，新莽，年底和新米新叶一起来吃杀猪饭。

看来新莽没有忘记这顿饭。

新米到毛屠夫那里挑家伙。

新米脚上是新水鞋，半截裤管都塞在靴筒里，看上去帅气得很。毛屠夫的大女在结满霜花的窗前梳头发，一言不发地看站在门口的新米。她的头发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梳理的东西，新米站在门口，隔窗听到梳齿拽动头发发出的哗啾声。毛屠夫一大早就坐在火塘边喝苞谷烧，打谷过世后，他的酒喝得多而寂寥。屠夫的女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稻场。

新米走过去接过扫把，“唰唰唰”地扫起来。

大女把梳子咬在嘴里看新米扫稻场，看得有些呆了。大女走到火塘边坐下，端起一碗白菜煮清水粑粑吃了两口，大女就停下筷子，发了一会呆。大女说长得那么好看，不去读书当秀才，却要……她像个大人似的叹了口气。毛屠夫听大女说得有趣，很难得地一笑，说吃人家的粑粑，说人家的坏话，杀猪朗格不好？他又未必杀一辈子猪。毛屠夫说着话，就在椅子上伸直了脖子，从窗子里看稻场上的新米。新米扫地的样子让他想起打谷……吃的是同一川的稻子，喝的是同一个塘里的水，打谷自小就与众不同。年少的打谷性情和顺、眉眼清秀，像过年的时候贴在墙上的观音。一帮男孩子一起去塘里洗澡，脱得精光的打谷扎了个猛子从水里钻出来，整个人清新得像一杆莲花……可

是最终他却是这样一种收场。太好的东西大约都是经不起磕碰的，一朵花再长久也就是一季，哪能一年开到头？毛屠夫忆起打谷最后的样子，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他想人这一辈子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于是就仰脖把一盞苞谷烧倒进肚子里去。

杀猪的家伙大大小小十几种。毛竹挑子上一头是个雕花樟木刀架，刀架里插有两指宽的杀猪刀、剔骨刀、大斩刀、小斩刀、挺棍，还有刮刨、抓钩、挂钩等，件件都被鲜血滋养过，每一件都亮铮铮、闪着寒光。另一头是一只松木腰盆，油腻腻的，盆底沾有各色猪毛。毛屠夫背着两只手走在前面，新米挑着担子走在后面。田埂狭窄弯曲，两边的稻田里覆着白霜。刀架上的刀子碰到钩子，寒风中发出了“叮叮”的细碎而冷冽的声响。毛屠夫走得慢悠悠的，身子略微有些摇晃，他的后背看上去宽大厚实。新米看着毛屠夫的背影，想起新莽说他手抖了这件事……不知为什么，那天毛屠夫没有像以往那样一下子就把刀子插到猪心上，这应该是他近二十年屠宰生涯中来从未有过的事。后来，他只好用刀尖在猪的胸腔里小心翼翼地寻找猪心，他每移动一下，猪那被草绳捆绑的蹄子就在案板上敲出一阵急促的鼓点。毛屠夫的脸渐渐变得煞白。尽管最后刀子拔出来时，血紧咬着刀尖喷射而出，一滴不漏地溅入木盆，他还是没有拿放在案板上的红包。新米想起小四他爹那难看的脸色，和毛屠夫最后黯然离开的情形，就有些不平。不管怎么说，活还是做得很漂亮的。新米始终这么想。可毛屠夫却不这么看，从小四家回来的路上，毛屠夫一路无语。新米把挑子搁进毛屠夫家的偏屋，出来跟他道别的时候，毛屠夫两眼看着脚尖前的一点地方，喃喃说：“……即便是猪，也应该有个好死嘛……吃的人也会感觉到。”新米听到这话，稍稍停了会才离开。回家的路上，新米想起了自己跪在煤矿澡堂那湿漉漉的地板上，看着伯伯栽秧与毛屠夫一起清洗父亲打谷那血肉模糊的身子时的情景。寒风中的新米流着眼泪，默默地哭了一路。



这日的猪是只黑毛猪，体格庞大，嘴脸狭长，后臀像马一样高高耸起来。毛屠夫站在猪栏前看了一眼，说好个猪。

主家在稻场上支起一口铁锅烧水，铁锅的旁边架着一张门板，门板旁边是两张并在一起的条凳，屋檐上靠着一把木梯，一个简易的屠宰场像个小戏台一样搭了起来，且样样齐整，单等主角登场。新米把杀猪的家伙一件件从樟木架子上摘下来摆在门板上，稻场顿时充满杀气。

主家的女人生着一脸雀斑，她坐在灶孔前往灶里添木柴，不时撩起衣服前襟擦眼泪。猪养了整一年了，开春的时候，她踩着雪化后的泥泞小路去乡场买它回来的。那时候它还很小，不像一般的猪那样安分，半路上竟然把背猪的背篓拱坏了，她是把它抱在怀里走回来的。二月的风很冻人，她倒出了一身的汗。还有一回，是个雨天，闲着没事男人打了她。她哭着哭着，听到猪栏里的猪叫声，到底还是披了蓑衣、挽了竹篮出去扯猪草。每回她提着泔水桶进养猪的偏屋，这猪都会从墙角下起身，哼哼着走到栏边迎她。这件事，哪一件不让女人感伤落泪？不过新米对女人的眼泪并不以为然，每年到杀年猪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女人养大了畜牲，年底到乡场上的税务所扯上张税票，亲自喊来杀猪佬给它一刀，女人的心情就难免要变得复杂，就难免不抹眼泪。她们到底是哭那可怜的猪，还是哭自己一年的不易？恐怕没有人能搞得清。不过，等猪被解成一块块挂到秤钩上去称，来吃杀猪饭的亲朋好友啧啧有声地夸这猪的肥壮，女人就会擦干眼泪，面露得意之色，说一顿也没有饿着它……女人大都这个样。

女人坐在灶孔前抹眼泪的时候，这家的男人招呼了几个亲朋好友过来帮忙。他们和毛屠夫一起立在猪栏边，抽着老旱烟打量这猪。

只怕有三百斤。有人说。

新米拿来一桶热水冲洗门板，一切准备停当后，他也来到猪栏边。这猪不像一般的猪那样懒洋洋的，它大约也察觉到大限来临，像只狗一样满栏打转。新米想起小时候听打谷说猎野猪的事，心想这只黑毛

猪，倒有点像野猪的样子，有劲道，不憨。新米看着这猪，心突然“嘭嘭”地跳起来，他想起外婆家的小白，他和新莽从镇上挑中了它，两人合力拎到外婆家的……新米压制住嘭嘭的心跳，对毛屠夫说，让我试试吧。

毛屠夫抽完烟，把抓钩夹在腋下，搓着被寒风吹僵了的手，也想起了和打谷猎野猪的旧事。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猎枪管制，他和打谷都在比新米现在略大点的年纪，也一样逞强。他扛了祖上传下来的一杆老枪，成日和打谷形影不离地满山打转，遇到兔子猎兔子，遇到野鸡猎野鸡。有一回碰到一只半大野猪，他想也没想抬手冲它开了一枪，这野猪的肚子当即像个筛子一样漏下血来。但这一枪并未致命，受伤的野猪像辆疾驰而来的车一样冲他过来了，而他却来不及给枪再装上颗子弹，情形很危急……最后还是打谷从侧面冲出来，用一把砍刀砍翻了它。毛屠夫到现在还记得打谷浑身溅满猪血、站在死了的野猪旁边哆嗦个不停的样子。回过神来的毛屠夫扔了枪走过去，使出毕生的力气抱住了打谷。打谷身上的猪血味道，毛屠夫在很多年后忆起来依然觉得新鲜。

也就是在这一回，他们下山到一户人家借扁担绳子抬野猪，遇到了做姑娘时的新米的姆妈。这个女人不过是给打谷端了碗水，就想让打谷把在桃树下许下的誓言都忘了。毛屠夫对新米姆妈的不满在打谷的葬礼上突然终结，他们偶然交互的一眼让他们在一瞬间看清了彼此，他们何曾是敌人？他们不过是难友。

毛屠夫看了新米一眼，把抓钩递给新米，双手往猪栏上一撑，人就到了猪圈里。新米和几个帮忙的男人也跟着跳了进去。毛屠夫把猪尾握在手里，抬脚往猪肚上猛力一踢，双手用力上举，猪的前半个身子“噗通”一下落在了地上，几个男人扑上去，把它牢牢地摁住了。新米揪着一只猪耳，往后猛力一扯，顺势将抓钩狠狠地扎进了猪的上腭。

众人连声叫好。

毛屠夫惊愕地看着新米，慢慢退到猪栏边站定。新米从会走路起，就是打谷的小尾巴，他安静地跟在打谷后面下塘里玩水、上山里捉獾，是个不喜形于色的孩子。毛屠夫发现自己以前竟然很少注意到他。打谷时常坐在毛屠夫家的火塘边喝苞谷烧，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说，两个人只是在微醺的气氛里相对而坐，慢慢将身心从微贱而艰难的日子里挣脱出来。他们各自把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眉头舒展、面容安详，像经历过无数沙场恶战的英雄，一片天高云淡……有几回，大人们喝得正好，小小的新米打着呵欠，把头从打谷的腋窝下伸过来，有些戒备地看向毛屠夫，这种眼神引起的短暂的不快，连当时的毛屠夫自己都未能清楚地意识到，此刻背倚猪栏，新米那戒备的眼神却清晰地毛屠夫的脑海再现。

毛屠夫倚着猪栏站着，一群兴奋的孩子在稻场里跑来跑去。

几个男人合力把猪抬到了条凳上捆好，新米把抓钩递给其中的一个，示意他往后拉扯。男人稍一用力，这猪的就头往后仰，猪心窝一览无遗。毛屠夫双手抱在胸前，看新米麻利地将刀子捅进猪腭下的一尺三寸处，新米一抽刀，血像条蛇一样蹿出，一滴不漏地射入木盆。

接下来是给猪开气脚、吹气、用刮刨给猪刮毛。被吹得肿胀起来的猪四肢张举地躺在松木腰盆里，看上去竟有些欢喜、有些憨态可掬的可爱。杀了这么多年的猪，毛屠夫还是头一次注意到这种景象。他默默地走到条凳前坐下，看新米用挺棍轻轻拍打被刮得干干净净、吹得肿胀的猪身。新米全神贯注地做事，举手投足间似有些不屑，而略带稚气的眉宇间又似有股凛然。新米用挂钩钩住猪的后臀，指挥众人将猪挂到斜倚在屋檐下的木梯上去。新米取出小斩刀，先绕猪脖子一切，卸下猪头，再顺猪尾一刀劈到猪的胸腔处，只见猪的心肝肚胃肠顺势涌出，冒着热气落入木梯下的木盆里。新米弯腰用抓钩从木盆里勾出猪尿泡，转身扔给那几个围观的兴奋的孩子。孩子们接过去，尖叫着踢着跑远。新米无声地一笑，转身从樟木箱子里取出大斩刀，将

刀举过头顶，凝神屏气，顺猪脊一路劈开。但见刀过处平整光洁，无半点零星碎骨，令人叫绝。

毛屠夫默默地看着手起刀落、神情专注的新米，他惊讶于单薄的新米那令人困惑的力量与专注……此刻的新米不再是那个假在打谷身边、用警惕的眼神看他的孩子，他在一瞬间内长大成人。

毛屠夫把手撑在身体两侧，静静坐在沾满猪毛的条凳上看新米做活。他想起新米将刀子捅进猪心窝前的情景，新米把那把细长的杀猪刀隐在肘内，示意那个手持抓钩的男人用力往后扯猪耳。男人一用力，躺在条凳上的猪无助地将头后仰，它嗷嗷叫着，双眼潮湿而惊恐。新米伸出一只手——合上猪的双眼，这潮湿和惊恐消失在新米手掌下的那一刻，毛屠夫惊愕地发现他看到的不是新米，而是另一个打谷，这个打谷在温和的外表下，有着刀一般的刚强和观音一样的……慈悲！

毛屠夫用双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沉浸在自己的发现里不能自己。这时这家的麻脸女人给毛屠夫端来一杯热茶，女人恭恭敬敬地说，你这个徒弟，难得。

毛屠夫接过茶，听到女人的话仿佛吃了一惊。他回过神来看着手持利刃的新米，眼前浮现起多年前跪在一树桃花下起誓的打谷，打谷俊秀的脸上竟然有和此刻的新米一样的神情。

原来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清楚那一天的打谷。这一发现令毛屠夫忍不住潸然泪下。

# 短篇即自由

有一种说法，短篇难写，因为在一个短小的篇幅内，作者没有多少可周全的余地，难以藏拙。这个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短篇之难，最主要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它篇幅的短小，因为在所有的关于短篇的规则中，唯有关于篇幅的规则是确定的，——不能写得太长。除此以外，短篇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规则给作者。而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规则可循，“没有什么不可以。”意味着一切都要在没有任何限定的情况下孤零零出场，每一次开始都面临新的探索，都意味着一场完全陌生的旅行。维基百科用了比一般短篇小说还长的篇幅去定义什么是“短篇小说”，冗长的界定中，最精确的一句，不过就是这句：“虽然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者都要从同一个文学技艺的池子里爬出来。”（While the short story is largely distinct from the novel, authors of both generally draw from a common pool of literary techniques.）

没错，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要学会十八般武艺的话，短篇小说的作者也要学会那十八般武艺，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非要找出点差别，可能唯一的差别就在于长篇小说的作者写长篇时只需使出浑身解数，把所有的功夫都用上就是了，可是短篇对作者的要求就要复杂一些，它要求作者至少清楚哪一篇适合用哪一种功夫。

抛开篇幅，短篇小说也拥有比中长篇更多的自由。甚至，它比诗歌更自由，——至少它不用分行。可以说，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更像个自由的精灵，有着最自然态度，以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我们读到的好短篇，几乎每一篇都有它独特的模样。“简文初不别稻。”初一看，完全可以说它只是一个句子，不是一个短篇。但

是，一旦对“简文帝”这个人物稍做一点了解的话，读者马上就能领会到这一句话里的惊心动魄。“不识稻的帝王”，一句话省略的，同一句话又都说了出来，就像一个神奇的寓言，读着令人感慨惆怅。短篇可以只写一时、一地或一物，可以只写故事的某个片段，或生活的某个截面，但却又限于此。它可以很小很简单，就像雷蒙德·卡佛，很难说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只是 Something，没有激荡的情节，却依然诱人的 Something。它也可以没有故事，如《墙上的斑点》（弗吉尼亚·伍尔芙），可以故事没有个确定的结局，如《罗生门》（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也可以很大很复杂很深刻，如《药》、如《阿 Q 正传》（鲁迅），多少长篇都没能比它们说得更多更透彻。短篇小说可尽现一地之情，如《长河》（沈从文），也可浓缩一国之貌，如《往事一页》（卡夫卡），可以质朴端严如契诃夫、如都德，也可以圆满冲淡如欧·亨利、如爱丽丝·门罗……总之，“怎样都可以。”可是，最大的自由，往往也意味着最重的重负，我们不应忘记，布里丹的驴子，就死于“怎样都可以”。因此，短篇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你最大的自由，也给你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是最自由的，所以它也是最困难的。

# 取暖

“师傅，停车。”公共汽车刚刚绕过花坛，他站起来说。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眼神里似乎有一些不满，仿佛在责备他没有提前打个招呼。但是在车停下之后，她还是使劲把油腻腻黑乎乎的门推开，说道：“走好。”

其实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下车，不过在这里下车也并不意外。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到哪里下车都可以。他之所以要在这里下车，是因为实在太饿了。

腊月二十五，他被放了出来，带他出来的“政府”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放假，你小子也放假，我们放的是短假，你小子放的倒是长假。过年去吧，敞开怀吃！”

他犯的是强奸罪。

谁也没想到他会犯强奸罪，包括他自己。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个有口皆碑的乖孩子，不笑不说话，

## ● 乔叶

乔叶，女，1972年生于河南省修武县。现为河南省作协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等作品多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见面就问好。回家也帮父母干活，学习成绩一直在中上游，没有给父母丢过脸。临了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每月回一次家，非常规矩规律。这是他的白天。

不知道别人的黑夜怎样，他的黑夜是另一副样子。

他想女人，从十六岁那年在地摊上买过一本叫《香艳楼》的书之后就开想。想得要死。起初的想是漫天飞流的礼花，乱。没有一个明晰的对象，只要是女人就可以。女人常常是在梦中，模模糊糊的一片白，向他走来，还没走到他身边，他就会跑马。一跑马就完事了，像礼花的尾巴消失在空中，了无痕迹。上了大学之后，功课没那么紧了，身边的同学也都成双入对起来，他便也谈了恋爱。夜里还做那种梦，但梦里的女主角却越来越清楚，而且换得还很勤，几乎每一个人眼的女生，都和他有过柔情缱绻。他把她们都弄了个遍。他要她们怎样她们就怎样。她们要他怎样他也怎样。

当然，梦只是梦。梦想成真的最切实的目标还是他的女朋友。一瞬即逝的礼花长成了精准导弹。他像解方程式一样步骤明确绞尽脑汁地去解她，进攻她，一次又一次。可总是在最后关头被她拦截。“不行，不行，这不纯洁。”她总是这么说。她和他一样来自乡下小镇，守得紧。

那天夜里，他们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影像厅去看碟，看的是莎朗·斯通的《本能》，看到莎朗·斯通在接受讯问期间故意轮换双腿在那些男人面前显露自己体毛的镜头时，他觉得浑身的血都沸了。他抱住她，她没拒绝。可当他把手往她的裙腰里伸时，她忽然恼了，跑了出去。

他跟了出去，却已经看不见她了。他一个人无精打采地走在路上，斜穿过一个街心公园时，看见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躺在地上，支棱着双腿，一动不动，散发着一股呛人的酒气。刚开始时他吓坏了，以为是个死人。后来他慢慢走近，发现她还在呼吸，而且呼吸得很均匀。他把手放在她的鼻子下，她一点儿察觉都没有。他这才明白她是喝醉了，在这里酣睡。



女人长得很一般，但是身材很好，腿修长匀称。她穿着一条长裙，没有穿袜子，裙子被支棱着的腿掬了上去，连内裤都一览无遗。女人的内裤非常窄小，上面绣着隐隐的暗花。

向天发誓，刚开始时，他真是想做件好事，把她送回家的。一个女人深夜躺在这里，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校在这所城市的西郊，夜里的行人本来就很少。

“喂，喂。”他把裙子给她放好，拽她。

女人不动。明明不胖的女人，拽着时却死沉沉。他又拽了一次，女人依然没有一丝反应。第三次拽她的时候，他一着急，抱住了女人，女人也揪住了他。

“不要走，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她喃喃着，哼哼唧唧，带着点儿撒娇和放荡。她把他的手按到他的胸上。重又睡去。他的头一下子就大了。她的软绵绵的腰，她的丰满得要爆炸出来的胸，她内裤下面透出的神秘的黑丛，她全身散发出来的甘冽的体味……她是女人。是他如渴思浆如热思凉的女人。这是个机会。

车越来越少，行人也越来越来。他守着这个女人，矛盾着，煎熬着。零点过后，他算了算，已经有一个小时没有人打这个街心花园路过了，女人还在睡，似乎要一直睡下去。

他终于蹲了下来。拨开了女人的内裤，看见了那个魂牵梦绕的秘密。然后，他用小刀把女人的内裤一点点切开，让自己的秘密闯进了女人的秘密里。在他动的时候，那个睡中的女人似乎是很舒服的，甚至有几声轻微的愉快的呻吟。可是当他结束了之后，她睁开眼睛，一切就都变了。

他被开除了学籍。在看守所呆的两个月间，母亲从始至终都是象祥林嫂那样的自言自语：“他怎么这么傻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么没出息的罪，还不如杀个人呢。”女朋友给他转来了一封信——当然是绝交信，痛斥他“下流，无耻，齷齪，肮脏，卑鄙，让全世界人都恶心”。